



修琴也修心

张秋月

只展翅欲飞的凤凰，眼珠用极细的银丝嵌成——这是明朝宫里流出来的样式，民间仿不来。

“好琴。”老秦只说二字。

来人苦笑：“家传的，五代了。如今……生计所迫。”

老秦小心翼翼地托起琵琶，指尖轻触面板时却一顿。重量不对。这般制式的琵琶他见过三四把，从未有这样沉的。

他不露声色地拨弦。声闷而滞，如哭声被扼在喉间。

“伤在哪了？”

“从阁楼上摔下来，碎了不少东西，它倒只是背板裂了条缝。”来人指给他看。那裂缝极细，在紫檀木的深色纹理中几乎看不见。

老秦点头：“如果要修，得些时日。”

“三天”来人突然压低声，“我只能等三天。”他的目光扫过门外雨幕，似在寻找什么，又似在躲避什么。

老秦应了。

当晚，铺子里只亮着一盏孤灯。老秦将琵琶置于绒布上，工具一一排开。他先卸弦，再小心地用薄刀撬开背板。当紫檀背板被轻轻地拿起时，他倒抽一口气。

琵琶腹中并无音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卷卷微黄的纸，密密麻麻地写满字与图，最上面一张标着“江城铁路线路详图”。

老秦的手抖了一下。他年轻时见过这样的纸卷，藏在二胡琴筒里、笛子内腔中，被一些沉默的人带来又带走。那些人后来大多消失了，像被风吹散的烟。

他一夜未眠，将纸卷内容誊抄在更薄的棉纸上，原卷仍放回琴腹内。天微亮时，他去了城西的裱画店——那里老板的女儿前年嫁去了南方，据说常寄些家书回来。

第三天黄昏，灰衫人准时出现，眼中布满血丝。

“修好了。”老秦将琵琶递过。背板裂缝已消失无踪，紫檀木面上泛着温润的光。

来人拨弦试音，清越之声如珠落玉盘。他眼底闪过惊诧，随即深深地看了老秦一眼：“师傅好手艺。不知修了多少日子？”

“老骨头手慢，整整三日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块。”

来人付钱的手顿了顿。这价钱太低，低得不合规矩。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将琵琶重新用布包好，躬身一礼：“谢谢师傅。”

他转身欲走，老秦却忽然开口：“琴腹里有些旧年絮棉，吸了湿气，我给换了新的。如今音色亮些。”

来人背影一僵，没有回头，只低声点头：“多谢了。”

布帘落下，人影消失在渐沉的暮色里。

三日后，城里戒严，日本兵满街搜捕“间谍”，说是重要图纸外泄。裱画店的老板连夜被捕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老秦关了铺子，将自己反锁在室内。他取出一把二胡，琴筒早已掏空，里面藏着他昨夜冒险取回的棉纸抄本。灯下，他一遍遍摩挲着那些细密的线条与数字，最终将它们凑近火焰。

纸卷蜷曲、焦黑、然后化成灰烬，如同一场无声的祭奠。

此后十年，老秦再也没修过一把琵琶。有人拿来，他只摇摇头：“手生了，修不了。”

直到那个秋日午后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进铺子，抱着一个长布包。

“秦师傅么？家父嘱咐我将这个交给您。”

布包解开，正是那把紫檀琵琶。琴颈上多了一道深痕，似被刀劈过，却保养得极好。

“家父三年前病故了。临终前说，若世道清了，务必让此琴复音。”年轻人说。

老秦轻轻抚过凤凰琴首，银丝嵌的眼珠依然有神。他小心地将琴抱到工作台上，工具一件件排开，如同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。

当背板再次被打开时，他看见那些纸卷仍在，只是最上面多了一封短信：

“修琴师傅：倘若他年山河无恙，请将琴中图纸付之一炬。它们已完成使命，而琴该有琴的声音。致谢。——无名客”

老秦的眼眶湿了。他取出所有纸卷，这次真正地修复琴腹内的音梁，调校、粘合、上漆。最后，他为新弦调音，指尖轻轻一拨。

清越的琴音流淌出来，像蛰伏太久的春水，冲破寒冰。凤凰琴首在夕阳下泛着光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振翅高飞。

年轻人听得呆住：“这是什么曲子？”

“没什么曲子，”老秦低头掩去眼角的泪光，“是弦自己记得的声音。”

老秦的琴行藏在城南旧巷深处，门面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人侧身而过。十五岁那年，师傅将铺子传他时说过：“修琴如修心，弦有尘则声浊，心有尘则音哑。”

他守了这铺子六十年。

那日黄昏，雨下得特别急，檐角像是挂着万千银线。铺子里暗得很，老秦就着一盏黄灯修补一把老月琴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一位客人带着潮湿的水汽进来。

来人身穿灰布长衫，半旧的皮鞋，眉宇间有书卷气，袖口却磨损得厉害。他怀中紧抱一个长形布包，雨水正从布缝里渗出，一滴一滴落在褪色的地板上。

“师傅，能修么？”来人将布包轻轻放在柜台上。

随着老布一层层地揭开，老秦的呼吸滞住了。那是一把琵琶，面板是老桐木，背板是紫檀，轴头镶嵌象牙，四相十三品。最难得的是琴头雕着一

从星桥鹊渡到人间烟火

桂孝树

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”，当银河在夏夜的天幕上舒展，七夕便踏着蝉鸣与荷香而来。这个承载了千年浪漫与民俗的节日，早已不是简单的“东方情人节”，它藏着古人对星空的敬畏、对爱情的期许，更浸透着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智慧。

七夕的源头，藏在星象的故事里。古人仰望星空，将银河两岸最亮的两颗星，命名为牵牛星与织女星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，皖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的诗句，便已记载了牵牛、织女的星象意象。魏晋时期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逐渐完整：织女是天帝之女，擅长织就云锦天衣，却因与凡间牛郎相恋，被天帝罚隔河相望，唯有每年七月初七，千万只喜鹊衔枝搭桥，二人才能短暂相聚。这个带着遗憾却满是深情的故事，让七夕有了浪漫的底色，也让“相思”成

为节日最动人的内核。

古人过七夕，远比今人讲究，处处是“仪式感”。在汉代，宫廷与民间会举行“穿针乞巧”的活动：女子们在庭院中摆放瓜果，对着织女星穿针引线，若能顺利穿过针孔，便寓意“得巧”，能习得一手好女红。到了唐代，七夕的热闹更甚，长安城里的女子会制作“乞巧楼”，用彩线缠绕栏杆，还会将蜘蛛放入盒子，次日观察蛛丝形状，蛛丝越规整，便代表“得巧”越多。除了乞巧，七夕还有“拜织女”“储七夕水”“吃巧果”等习俗。巧果是用面粉制成的菱形糕点，表面印着花纹，家人分食，祈求生活顺遂；南方一些地区会在七夕当天储存井水，认为此时的水清澈甘冽，久存不腐，可用于治病、酿酒。白居易笔下的“烟霄微月澹长空，银汉秋期万古同。几许欢情与离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”，则让我们透过诗句，感受到了七夕那复杂的况味，既有牛郎织女相会的欢情，又有相聚短暂的离恨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如此。

“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

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更是将七夕的爱情主题升华到了极致。词中对真挚爱情的礼赞，对爱情真谛的深刻洞察，让这首词成为了七夕诗词中的千古绝唱，那句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不知慰藉了多少世间离人的心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七夕的过法也在悄然改变，但那份浪漫与温情从未消散。如今的年轻人，会在七夕当天为爱人准备鲜花、礼物，或是一起看一场电影、吃一顿晚餐，用现代的方式诉说爱意；也有人会重拾传统习俗，带着孩子穿针乞巧、制作巧果，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文化底蕴。更有不少地方会举办七夕文化活动：在陕西西安，七夕夜会在曲江池畔举办“鹊桥会”，重现古人的浪漫场景；在浙江杭州，人们会登上断桥，聆听牛郎织女的传说，感受西湖边的七夕氛围。

这些活动，让七夕从“私人的浪漫”变成“大众的文化盛宴”，也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生机。

其实，七夕最动人的，从来不只是爱情。它是古人对星空的想象，是女子对成长的期许，是家人间的温馨陪伴。如今，我们过七夕，不仅是为了延续浪漫，更是为了传承那份藏在节日里的文化基因——对美好的追求、对情感的珍视。当夜幕降临，不妨抬头看看银河，或许能在星光中读懂：七夕不是一天的热闹，而是千年来中国人对爱与生活的深情守望。

